

親密關係的轉變

現代社會的性、愛、慾

紀登思 (Anthony Giddens) 著
周素鳳 譯
何春蕤 校訂 導讀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親密關係的轉變

現代社會的性、愛、慾

紀登思 (Anthony Giddens) 著

周素鳳 譯

何春蕤 校訂／導讀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opyright © 1992 Pol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olit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 Anthony
Giddens 作；周素鳳譯．— 初版．— 臺北市：巨流，
2001〔民90〕

面：公分．—（性／別桃學叢書：5）

含索引

譯自：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ISBN 957-732-146-1（平裝）

1. 兩性關係 2. 性

544.7

90016510

【性／別桃學】叢書
親密關係的轉變
現代社會的性、愛、慾

原著：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原著者：Anthony Giddens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周素鳳

校訂／導讀：何春蕤

封面設計：黃瑋琍

編輯部：106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146-1

2005年8月初版三刷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性／別桃學】叢書

總策劃 何春蕤

01. 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 紀慧文 著
02. 性工作：妓權觀點 何春蕤 編
03. 同志研究 何春蕤 編
04. 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 趙彥寧 著
05. 親密關係的轉變 紀登思 著 周素鳳 譯 何春蕤 校訂／導讀
06. 國族、性／別與華語文教學 李惠敏 著
07. 性工作研究 何春蕤 編
08. 跨性別研究 何春蕤 編

（以上部份書名為暫定）

【性／別桃學】叢書總序

何春蕤

一九九〇年初，一些台灣左翼邊緣知識份子出版了【戰爭機器】叢書(唐山)，次年又和更多左翼與進步知識份子結合而自行出版了《島嶼邊緣》雜誌，企圖為台灣解嚴後的新鬥爭形勢提供新的批判論術與新的運動策略。

眼前的【性／別桃學】叢書，在激進民主的精神上延續了【戰爭機器】叢書和《島嶼邊緣》雜誌，但是將焦點集中在「性(情慾)」與「別(差異)」，亦即，我們重視情慾的各種差異(性的「別」)，性別中的情慾差異(性別中的「性」別)，以及性與性別、階級、年齡、種族、身體等社會差異之間的關係。我們相信各種社會差異必須平等的串連，擺脫妒恨的認同政治，才能達到激進多元的民主。為此，性別研究與性研究都必須進入(跨)性／別研究的時代。

【性／別桃學】叢書雖然立基於學術而且其中很多也是學院的標準成品，但是我們也企圖從現有學院的正常化(normalizing)規訓中逃逸，這種逃逸學院規訓(discipline)的實踐被我們戲稱為「桃(逃)學」。同時，「桃學」也表明了性／別研究的學術特「色」，過去左翼學術曾被稱為赤色學術，今日我們則將帶有逃學嬉戲性質的性／別研究稱為「桃色學術」。

作為一套跨世紀的叢書，【性／別桃學】自我要求具有前瞻、新銳的性格，也就是根植於原有文化傳統的前衛性格。在華人傳統的文化中，桃花被視為陰氣很重，又是性愛的象徵，一般正經的華人對桃花均抱持著畏懼或嫉妒的複雜情結。正如在桃花女和周公鬥法的傳統故事中所反映的，這種對桃花的畏懼和禁忌，其實也是對女人、對性的畏懼和禁忌，然而，「桃花女鬥周公」傳統故事的種種情節卻同時是對「女」「性」力量的謳歌。性／別「桃學」正是要使居於性別下層的豪爽女人、娘娘腔、跨性別，以及性下層的同／雙性戀、性工作者、愛滋病患、以及其他性異議份子得力壯大之學。

【性／別桃學】自許為追求性／別解放的叢書，因此它必須具有為性／別平等與正義服務的運動性格，我們歡迎海內外學術與運動的先進們繼續給我們批評和建議。

反思與現代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的轉變》導讀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許多批評者都從兩性關係的角度來閱讀《親密關係的轉變》，認為紀登思就像其他許多趨勢報告的作者一樣，是在試圖記錄並預測現代社會男女關係的現況及可能的發展趨勢。

在某個層次上，這樣的閱讀很有道理。因為紀登思確實在書中透過對通俗文學及大眾心理學的解讀(這也是其他社會學家通常比較不屑一顧的知識來源)，見微知著地觀察到現代人在性、愛、慾等方面的處境，也注意到——特別是女性——如何積極構築親密關係，因而創造了新的情感領域，建立了新的平等關係的可能。紀登思並認為，新的人際關係結構將超越身體肉慾以及權力佔有，而達成「多樣可塑的性」(plastic sexuality)、私人生活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personal lives)、以及反思的自我(reflexive self)。同時，人際親密關係也趨向他所謂建立在個別主體自主、自決、平等、反思上的「純粹關係」，這種民主化的親密關係則將可以滿足人們在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從而形成新的人際倫理以及對他人的道德關切。

以上這個簡短的摘要或許證實了批評者所言，紀登思對現代親密關係世界的描述過度理想化，也太過樂觀簡化；不過，對於這本書的理解和思考還可以連結一些其他的理論脈絡，這倒是這篇導讀想要嘗

試做的。首先我想從本書在鋪陳論點時的假想敵來說明紀登思的問題分析架構(problematic)，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紀登思挑選這個議題時的對話考量。其次我想凸顯本書所倚賴的一些基本概念，以顯示紀登思對親密關係的分析是如何推演而來，藉此對他的現代性理論思考有所認識。

挑戰傅柯

在理論爭戰的層次上，紀登思這本書想要挑釁的對象顯然是近年來紅透全球知識圈的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事實上，從《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一書開始，紀登思關於社會結構與現代性(modernity)的問題分析架構就經常進行著與傅柯或明白或隱蔽的對話。傅柯也對性與慾十分關注，但是兩人進展的方向卻很不一樣，紀登思在行文中也很自覺的呈現了兩人的論述差異。

首先，在解釋現代的「性」或「性的現代化」這一點上，傅柯在他的經典著作中選擇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性的發明(invention of sexuality)。《性史》第一卷中清楚的描繪，自十七世紀起以宗教告解之類的論述作為身體權力技術，不但沒有壓抑性，反而生產了有關性的討論和知識，更使得性無所不在，甚至成為現代主體身分認同的重要成份內涵，更是現代權力操作的主要場域之一。作為對比，紀登思則對仗工整地舉出親密關係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來作為現代性(modernity)在主體、人際與性愛方面的重要發展過程和標記。他認為現代人際關係的重大變遷正標記了私領域的民主化，因此，構

成愛性婚姻的期望和情緒都已經有了深刻的改變，主體也在斡旋這些新的社會生活現實過程中開始發展更高度的主體反思，從而進一步構成了主體在性愛關係上的現代化進程。

這個在主題上的差距有著另外一層意義：傅柯所關注的性，彰顯了多樣論述／權力技術如何生產出現代主體；紀登思所觀察的親密關係轉變，則聚焦於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如何扣連／構成了現代社會。也是在後面這個預設上，紀登思舉出了他另一個有別於傅柯的面向：他認為傅柯雖然談性，但是並沒有在人際互動的層次上觀察性的操作，因此也就略過了主體是在交互主體(intersubjectivity)中建立自我，更忽略了性別因素在這個過程中的重大影響。作為對比，紀登思本身則特別在本書中明確的指出女性對打造情感文化的重要歷史貢獻，以及性別位置對親密關係的影響。換個角度來說，紀登思宣告，現代性大業中的情感領域是由女人(而不是男人)在變動的社會條件中創造出來的。相較於無數輕看女性對情感領域的投注的學者，在這一點上，紀登思確實道出了也肯定了女人的積極能動性。

其次，傅柯最為人稱道的貢獻就是揭露了論述和社會現實及主體定位之間的緊密關係。作為被傅柯威力掃過的後來者，紀登思當然不會否認論述的重要性，特別是論述對性的建構效應，但是他們兩人對論述的效應卻有很不同的評估。

照紀登思的分析，傅柯相信(性學)論述似乎單向的且固定的切入到了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也就是建構現代個人的過程)，也藉此建構了性的發展——這種對論述的高度看重也使得傅柯常常被視為是「後現代」(post-modernist)的。(不過在這裡必須指出，紀登思的閱讀當然是選擇性的，因為傅柯並不會忽略或否認論述本身被建構的物質過

程。)紀登思則認為論述沒有那麼大的直接力量，他認為個人的反思與建制的反思(*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主要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帶動的工具理性)才是構成現代社會活動的重要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紀登思對理性的關注，他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評估，他對反思如何變成個人及組織操作的框架、動態且不斷相互反思相互刺激等等方面的說法，都顯示他確實比傅柯更為擁抱「現代」(*modernist*)。

除了對論述的建構力有不同的評估外，這兩位思想家對其中的權力分析也賦予了主體不同的位置。傅柯在《性史》一書中以宗教的「告解」(*confessional*)作為「性」的主要知識／權力操作模式，這個有力的例證曾經帶給許多歷史研究者很大的啟發。然而紀登思卻獨樹一幟，認為有關性的論述並不是像傅柯想像的那樣，以單向的強制抽取(例如告解或自白一樣)來直接構成個人的性實踐和觀念。事實上，他認為這個解釋模式反而距離傅柯所批判的「壓抑假設」相去不遠，都有著那種全面的、單向權力不對等的基本架構。

紀登思的看法反而是，有關性的論述和權力操作不但反映了——也有助於——日常的生活實踐逐漸提升其反思性(即，日常的實踐越來越建立在資訊、知識的反思基礎上，而不是照傳統的規矩不思而行)。這麼說來，知識是自我的開放以及身體的反思所主動形成的動力；知識當然會對主體形成權力的操作，但是知識也把決定／選擇權放到了主體手中，形成生活風格上的多樣選擇。這麼一來，結構不再對個人有全面籠罩的決定權；主體在一定社會條件中所形成的自主選擇才是逐步建構自我的主力。紀登思這些有關反思和主體的說法當然是從他本人過去有關結構／行動者的社會理論(也就是像《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1979)、《社會的

構成》那些基調重複而且理論抽象的一系列著作)的進一步具體開展，但是也因此擺脫了「壓抑假設」所包含的全面籠罩感。(按：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接受「壓抑假設」，認為資本主義為了節約性能量以便將之導入生產，故而進行性壓抑。)

上面提到傅柯談性的時候多半集中在性的知識生產對身體和主體所造成的權力效應，紀登思則選擇把性座落在主體的人際關係中討論，用最尋常的性現象來進行比較微觀的分析，但是不忘挑戰此刻主流的性別政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對所謂變態性的分析。紀登思從馬庫色那裡拿來了「多樣可塑性」(plastic sexuality)的說法，並且很明確運用到九〇年代的社會現實中，他認為追求兩性平等的性別政治常常僵化到造成了對男身女心或女身男心的跨性別者的壓迫，因此特別在書中為跨性人說話，批判以兩性為骨架的性別政治。同樣的，被主流女性主義強烈批判的女同志愉虐戀，也被紀登思視為是一種探索自我和建構人際道德互動的機會。

在特定的變態性方面，紀登思或許展現了一定程度的開放；甚至連流動性頗高的短暫「性」(episodic sexuality)，即台灣所謂的「只在乎曾經擁有」，也因應著同一原則(自主協商)而被賦予某種友善的解讀。然而紀登思在最後一章中卻也留下了伏筆：「只要當事人各方都遵循自主原則和其他相關的民主規範，短暫性也不需要被禁止；然而，如果短暫性被當成一種(隱密的或不隱密的)剝削宰制模式，或者它表達了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那麼短暫性就不合乎性解放的理想了。」這個說法對於當代普遍可見的性工作或一夜情而言，顯然還有其保留或但書；不過也正是這種保留的態度，才讓我們看到了紀登思的底線：不管他如何強調現代純粹關係的自由自主(以及其所帶來的

不穩定)，親密關係的穩固還是他最底線的願景。

即便如此，紀登思在本書的後半部還是保留了並重新詮釋了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的「性解放」說法。這是因為解放事業總是或曾是現代性的重要部份，而傅柯與後現代主義者對於「性解放」的批判，其實不僅僅是針對「解放」或者「性別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等等，而更是對現代性或現代大業的某種否定——這是擁抱現代性的紀登思所不能接受的。

擁抱現代主體

紀登思對現代親密關係的觀察和描述，主要倚賴一個基本的預設：在現代社會公領域中已經蔚然形成基本操作規範的理性反思和平等協商也同樣的滲入了私領域，構成了主體斡旋人際關係時的重要原則。但是這裡的滲透擴散之所以能夠成功，還有待另外一些歷史社會因素的匯集，而這些因素就正是現代性的特質。

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現代社會工業生產所帶動的勞動市場發展，創造了個人脫離傳統人際網絡、達成個人經濟獨立的機會，晚期現代新的彈性多元的就業模式以及福利制度則進一步促成了個人化的趨勢；個人生涯越來越不受傳統、家庭、階級、地位出身的影響，不再被單一的社會因素所決定。除了勞動就業方面的個人化趨勢之外，陷入強烈競爭的消費文化往往也以勾動個人追求自主的慾望來進一步創造商機，並搶奪先機。這些結構性的力量都使得個人化的趨勢不斷攀升。

但是紀登思在這個趨勢中看到的卻是，自我與生涯的形塑很根本

的愈來愈趨向開放的、反思的、全球化規模的、鼓勵個人「構築自我」的。(在這裡，「構築自我」並不是一般廣告口號「做自己」的意思，而是指：藉著不斷參照知識資訊將自我與身體當作一個開放的事業或籌劃來不斷形塑自我與身體，也不斷地因為新獲得的知識與資訊來思考修正這個籌劃的手段、目標或目的。)紀登思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個人化並不是像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個人主義那樣只是少數優勢階級可以享受的特權；個人化甚至不再是只存在於都會區資產階級中的流行時尚，而是已經透過經濟能力的普遍提升和媒體及消費的無遠弗屆而擴散到鄉村及社會的其他階層。

在這裡，紀登思注意到「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 or the discontinuities of modernity)的趨勢對個別主體而言形成了一個關鍵的影響力。因為在這種與過去成規斷裂的情境中，新的社會現實和新的文化接觸強力的改變了個人的生存狀態：(1)愈來愈沒有穩定的集體意識參照點或文化生活的定點，(2)愈是個人化就愈標準化，個人化不但不是任意妄為，反而是被抽離離開某些原有的框架，以便更為深刻的被嵌入新的結構和控制中，(3)個人倚賴建制(市場、法律、教育)的深度愈來愈高，制度則愈來愈細緻的進行對個人的控制。這也就是說，個人不能再倚賴既有的傳統成規和例行公事，反而需要在每一刻都執行非常奮發而自覺的生活方式，主動積極的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反思判斷。像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實踐，當然會對親密關係形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事實上，就紀登思而言，在這個年代，親密關係的主要內容已經不能只是愛情、擁有、忌妒、失落之類的浪漫情懷或佔有式慾望，因為這些東西都還蘊涵了不平等、不自由、或彼此倚賴共生的關係，對

主體的自主發展來說是限制的，而非協助的，也因此往往會在關係變化時釀成像本書一開始紀登思所描述的那種悲劇。相反的，紀登思認為要維繫親密關係，就必須談自由、協商、流動、專業工作的需求、經濟平等這些不那麼浪漫的東西，主體也必須能在自由和承諾之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不過，諷刺的是，這個微妙平衡點的難以達成與維持，也正是現代親密關係很難長期維繫的主要原因。

在這個理性與反思當道的個人化趨勢內，以改變社會為職志的社會運動也無法再按照原有的社會參數(例如性別、階級、族群、年齡等等)來全面主導個人的思考和動員軸線。在愛、性、慾領域中有很多耕耘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賴希和馬庫色曾經深刻的影響過西方1960年代的性革命，但是面對新的社會和主體現實，紀登思的策略是，一方面以這兩人的熱情和願景來凸顯傅柯的抽象虛無，另一方面也提出自己的概念來超越他們兩人所代表的社會運動路線。紀登思認為我們需要的已經不只是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因為那只處理了生命機會的公平，而沒有處理晚期現代益形尖銳的生活風格、自我實現、做身體等人生選擇的問題。他認為我們需要的，事實上是「人生政治」(life politics)。

這裡所說的「人生政治」不是把生活中的議題直接的政治化，而是要藉著生活風格所引發的各種抉擇情境，來檢視現代性所排除的基本人生問題或存在問題。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一書中，紀登思指出，現代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和一些現代動力，隔絕了(sequestration)許多有可能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如死亡、疾病、瘋狂、犯罪、性等等「自然」之事)，形成一個保護繭(protective cocoon)，自成為一個內在

參照的系統，這其實也就是現代性的特色。現在紀登思提出了人生政治之說，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細微抉擇都突然有了政治(權力)意義，成為接觸被隔離的經驗的機會，也提供了動力來源，讓主體有可能逸出／攪擾那個內在參照系統的權力佈局。

關鍵詞

下面我想就本書的一些關鍵概念做一些簡單的說明。不過讓我先聲明，這裡的解說只是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本書而已，既不號稱全面，也不敢妄稱完備。

Modernity 現代性：紀登思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所謂「現代性」就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簡稱，起先只是 17 世紀左右的歐洲社會組織模式，後來擴散到全球。其中相關的成份包括：(1)一組面對世界的態度，認為世界是經由人不斷的介入而改變的；(2)一組複雜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3)某些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國家和大眾民主。從這些成份來看，現代社會比過去的社會秩序更充滿了動力和變數。基本上，紀登思認為現代的經濟秩序創造了現代性，不但主導了民族國家的誕生，也建構了資訊和知識的體系來形成新的管理權力。

上述對現代性的簡略說法，雖然是泛泛而論，但是除了現代性的制度面，紀登思在上述(1)中還把現代主體的新態度包含在現代性之內。與此對比，在《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一書中，紀登思則只提到現代性的四個制度層面，在這個經常被人引用的「定義」中，紀登思針對馬克思主義只用

資本主義來定義現代性的做法，另外加上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所強調的工業社會(industrialism)。(把資本主義與工業社會分開的做法，當然會被左派視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割裂。)此外，紀登思承繼韋伯、針對傅柯(也挪用傅柯)，因此又在現代性的制度面內加入了行政監控與軍事組織(國家的獨佔暴力等)。

不過現代性的這四個制度層面，並不是紀登思關於現代性說法中最有趣的部份。他講的現代性的後果或動力(dynamism of modernity)，才更為有趣。例如，在現代性的動力下，社會關係不必只限於特定時空內的面對面互動；時間和空間可以分開與重組(這些重組則需要與帶來了理性計算、協調、組織等現代機制)，原本相距遙遠的一些活動、事件和敘述因而可以脫離其原有在地的脈絡(故而有助於去傳統化)，跨越時空在不同的脈絡中被重組起來——這也構成了所謂「全球化」的內涵。

現代性對於私領域的衝擊並不小於公領域，紀登思認為親密是一個現代的發明，蘊涵了好幾方面的變化，例如：需要積極主動維繫的關係，在平等主體間進行的協商，以對話為基礎的關係，被浪漫愛滲透的個人生命敘事等等。這種種特質都指向一個開放的未來，在這樣的脈絡中，人們與傳統及大自然的關係都成為此刻人生政治時刻需要反思和協商的活動。

在另一個層次上，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往往也因此產生許多複雜的矛盾，需要個人積極主動的去理解，以找到自我每一刻的定位和策略，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主體反思遂構成了現代生活最根本的特性。換言之，現代性開啟了新的機會和可能，讓個人在與本地及傳統分離之時，得以和全球文化產生某種可能帶來解放機會的連結關

係。

Reflexivity 反思：反思的過程描繪了自我如何透過不斷重組自我敘事來構成自我認同，也就是根據知識或理性思考而進行的自我調節或自我修正、自我定位等等。紀登思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一書中顯示，個人性(individuality)並非現代性的最重要特質，因為個人性其實在各個歷史時代都有不同的表現；真正作為現代自我最大特色而且也是構成自我認同的重要成份的，反而是「反思性」(reflexivity)。

這麼一來，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成了積極的當下抉擇，再也沒有命定的、確定的先驗人性。人生觀變了，任何逆境都需要個人努力克服，因此要能把社會既定的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當成可操作的變數——個人的人生態度改變，更加理性化，更加反省化，更傾向於盤算。人必須會自我經營管理。

反思在情感領域中則不斷重建過去，以便投射一個統一的個人生命敘事。也就是說，自我透過一連串變遷和推移，邁向真實／誠實自我(authenticity)，因而形成一個軌跡(也就是紀登思常說的「敘事」、「傳記」)，以便迎向／開拓(殖民)未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自我的拓荒者；我們都在個人常常有錯誤、時時有變數的歷史中記錄著／理解著我們的發展。自我因此是一個不斷重組和改變的開放事業或籌劃，以建立一個具有反思秩序的自我敘事。

「reflexivity」這個字很多人翻譯為反身性或反思，在這裡要提醒的是，中文的「反思」有道德的含意，比較接近反省(對道德的錯誤悔過)，但是紀登思的「反思」並沒有這種道德的含意，這是讀者應該認識到的。例如紀登思所說的「制度的反思」(institutional